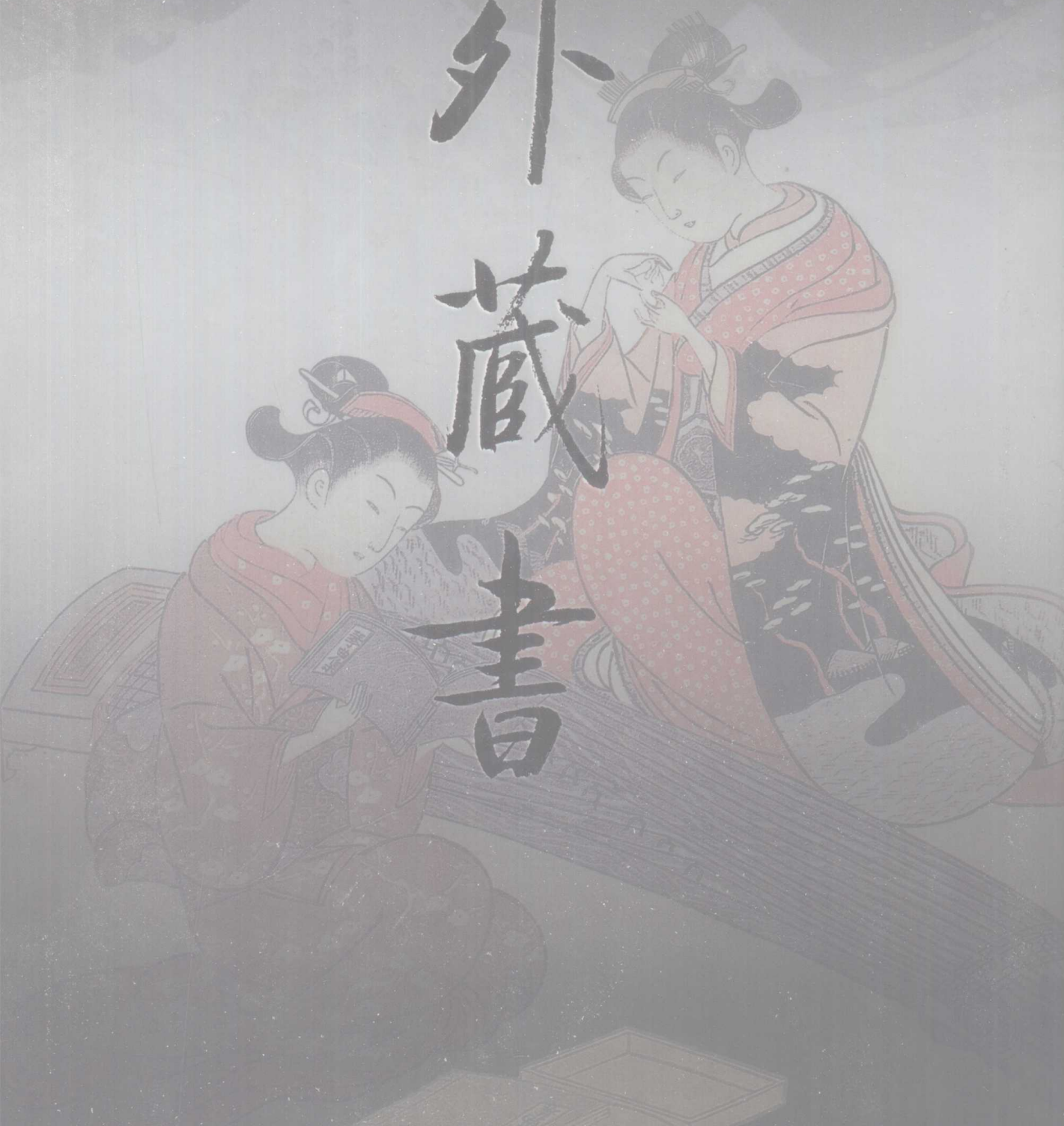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外藏書



海外藏書



啓功校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3-0

I. 海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2 号

书 名 海外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23-0/Z·9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六部 海外藏书

第二卷

赛花铃	（一）
玉支玼	（六三）
警寤钟	（一六七）
凤凰池	（二二一）
梦中缘	（三一七）
飞花咏	（四〇九）
合蒲珠	（四九九）
照世杯	（五九一）

賽花鈴

清·白云道人

第一回

护花神阳台窃雨

诗曰：

弹铗朱门志未扬，为人须负热心肠。

宝刀一掷非谋报，侠骨能令草木香。

其二：

匣底铅锋未曾试，男儿肝胆向谁是。

手提三尺黄河水，天下安有不平事。

这两首诗，名为宝剑行，是赠侠客之作。大凡天生名流，为国柱石，必定上有神灵暗佑，下有俊杰扶持。凭你群奸说陷，百折百磨，到底有个出头日子。这，所谓吉人天相，然在自己，也须具有慧眼。先辨得他果是仙真，果是侠客，然后不被人欺，而仙侠为我使用。有如宋朝文彦博，征讨贝州妖人王则。一日，升帐独坐。忽被妖人飞一大石磨，从空打来。刚到头上，却得一人飞空抱出，把那交椅打得粉碎。彦博唬了一跳，起来拜谢其人，竟不认得。求其姓氏，那人并不答话，但写

『多目神』三字而去。彦博才省起，幼时读书静室，夜半曾有一鬼乞食，形容甚怪，自言是上界多目尊神，因犯九天玄女法旨，罚他下方受苦。彦博遂饱赐酒食，又为他向玄女庙中，主诚求恩，果然即得超升。所以今日特来相救，以报前恩。这所谓神灵保护的了。

还有侠客一桩故事。明朝苏州有一钱生，名唤九畹。为人怀才抱行，磊落不羁。一日偶在虎丘梅花楼饮酒，见一壮士欠了酒钱，为酒保挫辱。钱生看他不是凡流，竟与他清偿所欠，并邀同饮，那人欣然就座。谈论中间，钱生细叩行藏。那人道：『俺隐姓埋名已久，江湖上相识，但呼俺为申屠丈。因在此期一道友梅山老人，偶来闲步，不料忘带酒钱，致遭酒保无状。这也是小人，不必计较了。只是有累足下应还，何以克当。』两人自此结纳了一番，后三年，钱生携资宦归，途遇响马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一人从松梢而下，手持尺刃，杀散强寇，亲解生缚。仔细一看，其人非别，原来就是申屠丈。钱生向前拜谢，申屠丈笑道：『梅花楼一夕酒资，自当偿答，何用谢为。』遂跨步而去。这是旧话，不必细说。

近有一人，也亏了仙真暗佑，侠客扶持，后来得遂功名，脱离祸纲。说来到也希罕，因做就一本话头，唤做《赛花铃》。看官们不嫌烦琐，待在下的一一备述。

那人是明朝直隶苏州府太仓州红家庄人氏，姓红，名芳，表唤子芬。父为礼部侍郎，去世已久。娶妻王氏，琴瑟调和，年俱三十以外。单生一子，唤名文畹。生得仪容秀雅，资性聪明，年方八岁，便能吟咏。芳与王氏，十分爱惜，不啻掌上之珠。每日亲教攻书，不容少辍。你道红芳是个宦家公子，为何不延请西席，却自己教诲？原来先礼部是个清正之官，家道不甚丰裕，又因文畹年纪幼小，所以不请先生，只得权自教他几载。正所谓：

二义并尊师即父，一经堪授子为徒。

却说红芳，家虽清俭，其所居宅第，层楼曲室，仍是阅阅门楣。靠后建着园亭一座，内造书室三间，收拾精雅，即文畹在内读书。室之左首，靠着太湖石畔，有牡丹花二本。其一，枝叶扶疏，根株甚大，乃侍郎公所种。其一乃红芳亲手栽培，未满十载。此外又有桃柳梅竹之属，独墙角边有绝大的槿树一株，葱茏高茂，将及百年之物。只是园虽幽雅，往往有妖物作祟。喜得红文畹年纪虽轻，胆力颇壮，所以同着书童紫筠，在内肄业。祖上相传，又有宝剑一口，名曰五道水。光芒焕发，真不亚于干将莫邪。

一日午余读倦，红芳将剑细细的玩弄多时。红生在旁从容问道：『敢问父亲爱玩此剑，不知有甚好处？』红芳答道：

『凡做男儿的，上则安邦定国，下则斩怪除妖，非此利器莫能也。』红生道：『据着父亲这般说起来，在孩儿辈，只宜学剑足矣，何以咬文嚼字，又做那清苦生涯。』红芳莞然笑道：『吾儿点点年纪，谁料敏悟至此。只是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当那用兵时节，非武无以戡乱。若在太平之世，所以致君泽民，岂能舍此三寸毛锥。吾愿儿为文臣，不愿儿为武将也。』自此，红生将那宝剑挂在床头，不时把玩。

光阴荏苒，那一年倏又长成一十五岁。一日早起，忽闻外边传进：『方相公来了。』红芳急忙放下书卷，向前迎接。原来这姓方的，名唤永之，是方正学之后，乃一饱学秀才，就在三十里之外，白秀村居住，与红芳是嫡表兄弟，故来探望。红芳迎进客座，问过起居，遂置酒饭款待，着文琬出来，亦相见礼毕，方公欣然笑道：『与贤侄别来未几，一发长成可喜。适才遥闻诵声朗朗，所读何书？』红芳道：『经与古文，俱已读完，近来胡乱读些小题。只怪他性耽音律，闲时每吟哦不辍。弟以诗乃不急之务，若专心致志，必致有妨正业。怎奈再三规训不从。』方公道：『做诗是文人分内事，何谓不急。侄既有此妙才，做表叔的就要面求一首。』因指庭前菊秧为题，文琬不假思索，应声占道：

芍药花开春暮时，东篱消息尚迟迟。

寄言墨客休相笑，一日秋风香满枝。

方公听毕，拍案称赏道：『细聆佳咏，异日前程远大，不卜可知。虽云未臻大雅，然由此再一琢磨，足与李杜平分一席。』红芳道：『不过随口乱言，仁兄何乃过为奖誉。近闻晬芳与仲馨二位贤侄，闭户苦读，想必进益颇多。』方公搔手叹息道：『只一部经书，尚未读完，那有进益的日子。』原来方永之有侄，名兰，表字晬芳；子名蕙，表唤仲馨。俱与红生年纪相仿。当下方公又问道：『不知今岁西席何人？』红芳道：『弟因窘乏，不及延师。即欲附学，又无善地，只得自己权为设帐。』方公道：『有了这般资颖，后日必成伟器。虽则自训真切，然闻古人易子而教，还不知延师为妙。我闻曹士彬为人忠厚，所学淹贯，现在敝友何家设帐，不若来岁吾与老弟，共请在家，上半载在弟处坐起，下半年在敝居终局。又闻沈行人之侄西苓，也要出来附学，约他同坐，岂不是好。』红芳道：『如此极妙。在弟虽窘，亦不吝此几两束修。只是顽儿自幼娇养，恐怕难以出外。』方公道：『我与贤郎，虽云中表，实系叔侄至亲，何妨就业。兄弱息素云，久欲与弟结秦晋之雅，今不若就此订定。则以侄兼婿，骨肉一家，那时便可以放心得下了。』红芳大喜道：『若得如此，何幸如之。但愧家贫，无以为聘耳。』方公厉声道：『吾辈以亲情道谊为重，一言即定，安用聘为。』红芳即时

进去，与王氏商议，取出祖上遗下的紫玉钗二股，放在桌上道：『今日就是吉日，权将此钗为求允之仪。』方公慨然收领。

当晚无话，至次日饭后，同去约了沈西苓。又到曹士彬处，定了来岁之约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新正天气。红家备了船只，一边去接先生，一边去接沈西苓及方兰、方蕙。到馆之夕，未免置酒相款，各自收拾书房安歇，不消细叙。

却说沈西苓，讳叫彼美，乃沈行人之侄。家居吴县，年方十八，学问充足，进学已二载了。只为曹士彬时髦望重，又兼方红二公相拉，所以出来附学，与众窗友俱不相投，独与红文琬十分莫逆。自此倏忽二载，文琬一来自己天性聪明，二来曹士彬教训之力，三来沈西苓切磋之功，所以学业大进。诗文韬略，无不博览精通。当下取一表号，唤做玉仙。只因两赴道试，不能入泮，居常愁眉蹙额，怏怏不悦。亏得曹士彬与沈西苓，曲为解慰。于时，中秋节近，士彬与众生俱各归去。玉仙闭门自课。

忽一夜，读至二更时候，不觉身子困倦，遂下庭除闲步。徘徊之际，忽然月色朦胧，阴风惨刮。遥闻半空里喧嚷之声不绝，侧耳静听，却是西北角上，哄声汹涌，恰像兵马格斗的一般。玉仙惊叹道：『不知又是什么妖物作怪了。』连把紫筠呼唤，已是熟睡不醒。便向床边取了宝剑，往太湖石畔，潜身细

看。只听得哄声渐近，一阵狂风过处，见一老嫗，手执双刀，向南疾走。那老嫗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骨格轻盈，梳妆淡雅。论年庚，虽居迟暮，颀丰态，未损铅华。疾行如电，执利刃而飞趋。杀气横眉，似銜枚而赴敌。若云仙子殊姑射，道是妖嫗似永儿。

那老嫗过后，随有一将，獠牙红脸，貌极狰狞。手执巨斧，急急的向南赶去。红生偷眼一看，吓得遍身寒抖。原来那将生得：

躯幹夭乔，威风凛凛。鬓须苍赤，状貌森森。执开山之巨钺，力堪破石；具丈六之修躯，顶欲摩天。似此狰狞恶相，疑为木客。若令浑身披挂，即是神荼。

只见红脸将向前驱赶，那老嫗回身，抖搜精力，杀了数合。正在酣战之际，斜里又忽地闪出一个美貌女子来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国色最盈盈，温柔似太真。
含娇依淡月，弄影惜残春。
杨柳风前断，茶蘼架畔亲。
慈恩今已谢，惆怅洛阳尘。

那女子柳眉直竖，星眼含嗔，舞着双剑，与红脸将接住。一来一往，三个混战了一会。那老嫗气力不加，刀法渐乱，被

那红脸将一斧砍倒。女子急欲救时，又被红脸将轮斧劈来，遂绕着太湖石畔而走。其时，玉仙看得长久，心甚不忿。暗想：‘何物妖怪，辄敢如此跳梁。我闻宝剑可以驱邪，何不将来一用。’便大着胆，等那红脸将将次赶近女子，提起宝剑，用力砍去。只闻空中铮然一响，连剑与女子都不见了。时已二更天气，要去寻剑，却又骤雨如注，只得进门安寝。

次日清晨，急往园中，遍处寻觅，绝无踪迹。惟见老牡丹根株断落，跌倒在地。那新种的小牡丹，全然不动。又寻至墙角边，只见宝剑砍在槿树之上，剑口血迹淋漓。玉仙不胜骇异。即时拔出剑来，把那槿树一顿砍倒。忽然一阵香风过处，夜来那个美貌女子，罗袖飘飘，玉环啾啾，向前深深万福道：『妾乃花神也，自居此园，历有年所。近来祸被槿精，渔色欺凌。因妾贞介自守，以致昨夜老母与彼相角被戕。若非君子解救，妾亦为之命毙矣。重蒙厚德，特此致谢。』玉仙又惊又喜，向前揖道：『仙卿洪福，自应免祸。槿精作祟，理合去除。若在小生，何力之有。但今日之会，信非偶然。不识仙卿，亦肯效巫山之雨，令小生得以片时亲近否？』花神低首含羞，徐徐应道：『感君大道，岂敢固却。如欲荐枕，愿俟夜来。』玉仙笑而许之。

及至夜深时候，果见花神冉冉而降。于是披芙蓉之帐，解

雾縠之衣。玉股既舒，灵犀渐合。既而翻残桃浪，倾泻琼珠。而红生已为之欣然怡快矣。有顷，花神整妆而起，向着玉仙，从容说道：『妾虽爱君，奈因天曹法重，自后不获再图一会。然君佳遇颇多，姻缘有在。日后有一大难时，妾当竭力图报，惟郎保重保重。』说罢，回首盼生，殊有恋恋之意。而窗外香风骤起，遂凌风而去。玉仙似梦非梦，痴痴的沉吟了一会，始知红脸将是槿树精，老姬与美貌女子即是牡丹花神也。又连声叹息道：『非此宝剑，则花神何由免厄，而精祟何以得除。今既斩灭，谅无事矣。』

到了次早，会值曹士彬与沈西苓俱已到馆，遂将此事搁起不题。要知后来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第二回

劫村落潢池弄兵

当下曹士彬到馆，随后方兰、方蕙与沈西苓，一齐同至，各自攻书无话。

你道，下半载应在方家供膳，为何仍到红家？只因方公患

病，故將酒米蔬肴送到紅生家里，托暫支持，俟病愈之日，即同過去。不料那一年，流寇猖獗，湖廣、江西等處地方，俱被殘破，一連奪踞二十餘城。亏得張總制興湖廣總兵莫有功，督兵征剿，稍稍敗退。然風聞開去，各處草寇，聚眾相應。遂有一員賊將，嘯聚柳湖，手下約有三千賊眾，官兵莫敢剿捕。其人性唐名云，系山東响馬出身。生得虎頭猿臂，黑臉長髯。会使一把大刀，更精騎射，百發百中，所以眾賊推擁為首，自号黑虎天王。當下扎寨，連接數里。凡蘇松等處，市鎮村落，无不被其剽掠。早惊动了上司官長，邀請提督咎元文進剿。

那咎元文，以武進士历有戰功，升至右府同知，賜一品服，奉敕鎮守吳淞。一日升帳，只見眾將官紛紛稟報，御寇唐云，十分猖獗。正在議論間，又值抚院檄文已到，隨帶副總鎮王彪，立時起兵征進。那王彪能使六十三斤一條大鞭，有万夫不當之勇，最為咎元文心腹健將。當下領了三千鉄甲軍，星夜狂奔前來。地方少不得派出粮餉，犒賞軍士。延挨數日，打下戰書過去。那黑虎天王，聞了这个消息，登時喚过手下四員大將商議。一名三眼夜叉黃俊，一名独脚虎史文，一名小金剛魯仲，一名擦天手陳達，俱有千斤氣力。黑虎天王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史文便道：『吾主不必忧虑，官兵若到，只須如此如此，管教他片甲不回。』眾人齊道：『史大哥說得有理。』計议已定，

即批發戰書，約定明午出戰。其夜，忽值本處鄉紳，公宴請着咎元文飲酒，全無整備。及聞戰期即在明日，大家倉惶失措，各自整理船只器械。挨到明晨，湖上并没動靜，但有几只小船，對面時常來往。咎元文不以為意，遂促王彪為前部，招集眾將，一直杀过山去。將近山前，只見芦花灘里，泊下許多船只。咎元文見了，連叫眾將放炮。那賊船上听得炮声响處，并没一个迎敵，拥着兩員頭目，東西逃竄去了。王彪乘勢杀上岸來，斬开了寨柵，并不見有甚兵馬，止有粮草金銀，堆積如山。眾兵看見，尽去搶擄。檢着好的呈獻主帥，其余各自分頭搶散。正在扰攘之際，忽然見山后火起，四下喊声齐举。須臾狂風驟作，走石飛沙，早有四員賊將从旁杀出，把咎元文大兵，截為數處。那官兵身边揣着金帛，谁肯恋戰。独有王彪自恃驍勇，便輪動鋼鞭，向史文就打。史文往後一退，反把王彪围住。核心。此時王彪，独战五將，并无惧色。杀到申牌时分，手下仅存二十餘人，只得下了一只小船，向南而走。又被魯仲一箭射中水手，那船便支撐不定。陳達飛棹赶上，用力一槍，擲着了王彪左腿，翻身落水。眾兵不敢撈救，竟死于柳湖之内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將軍难免陣中亡。

却說咎元文，見王彪围困核心，正欲奮勇援救，又遇黃俊

伏兵，拦住去路，杀得七损八伤，大折一阵。归点残兵，刚剩得六百余人，又没了王彪一员勇将。咎元文又羞又恨，欲待再战，缺少兵马，欲归吴淞，又恐部抚归咎，便将百姓大骂道：『今日之败，都因地方不行救护。这些奸民，决与湖寇通情。』且不要管他黑白，一个个砍了他的性命，才雪我恨。』即时传下号令，将近泖一路地方，尽行剿灭。可怜老幼男女，霎时间杀伤了五六百人，俱充作贼人首级，到部抚报功。惊得远近百姓，也有丧身锋镝的，也有逃窜远去的。儿啼女哭，一时星散。

却说黑虎天王，胜这一阵，皆由史文妖术。及见官兵败去，越无忌惮，率着众贼，四处打粮。看看掳到红家庄来，红芳听得风声不好，后知方公病体已愈，急忙打发儿子与曹士彬等，前往方家读书。又将细软什物，收拾停当，雇了船只，着王氏竟到长兴出家避乱，自己住在家里，探听消息。正是：

宁为本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

红生到了方家，举家相见，礼毕。此时素云，年已及笄，生得眉横柳叶，脸衬桃花，真有倾国倾城之色。又兼方老安人，亲教诗词，颇谙吟咏。当下在房，一见红生，急向后屏躲避。红生虽不及细看，然亦窥见美艳非常，不觉暗暗欢喜。

看官，你道红生往来读书，已经数载，为何素云尚未识面？只因这头姻事，方公力欲许生，老安人却谦他家事单薄，

意犹未决。况闺禁甚严，红生虽系娇客，非奉呼唤，不敢擅入中堂。即或暂时进去，自有婢妇先行禀报，然后进见。所以红生虽欲偷觑，其如闺阁深藏，难图半面。不料那一日，偶然撞见，顿觉芳情牵惹，一时按纳不下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玉仙见了方公，备述泖寇焚劫，甚是披猖，所以先期避难。方公与老安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可宽心在此读书，待平静之后，归去未迟。』红生又细细的慰问了一会，自到白云轩卧内，打扫收拾，日与士彬、西苓讲诵不辍。正是：

闭户不闻戎马事，垂帘惟读圣贤书。

且说素云小姐，年当二八，正在动情时候。自那一日，窥见玉仙，风流俊雅，不觉春思顿萦，终日不情不绪，针线全抛。一日午睡起来，连呼侍婢凌霄，杳不见至。忽见几上有花笺一幅，遂研墨濡毫，以屏间画鹊为题，吟诗一绝道：

谁向生绡写得微，寒梅终日向相依。

佳人睡起朦胧眼，错认盘旋欲去飞。

原来素云房内有婢女三个。一唤紫菊，一唤春兰，其一即凌霄也。虽均有姿色，惟凌霄尤觉娉婷独立。至如素云宠爱，亦惟凌霄最为得意。当日因往后园，攀折桂花，所以不在房内侍候。素云题诗已毕，犹搦管沉吟。忽值方公走进，一眼看见，便问道：『我儿所作何诗？可取来我看。』素云连忙双手奉

上。方公看毕，欣然笑道：『我儿有此诗才，谢家道韞，不足数矣。只是咏物之作，须要不即不离，有玲珑活变之致，方见匠头。吾儿此诗，骨格虽全，风韵犹乏，更宜精细为妙。』素云道：『孩儿睡起无聊，偶尔成咏，谁料为爹爹所见。幸蒙教诲，望乞和韵一章，使孩儿学为规则。』方公一头笑，一头取笔，向笺后写道：

怪杀良工心思微，双双灵羽镇相依。

自从七夕填河后，长绕南枝不肯飞。

方公题毕，把与素云看了一遍，便将来放在袖中，竟自踱出外边去了。素云唤着凌霄问道：『适才我再四唤你，只是不见，你在何处去了这半晌？』凌霄道：『说也好笑，适因小姐熟睡不醒，悄悄的走入园中，折取桂花。谁料红郎望见，笑嘻嘻的走近身边，深深揖道：「敢问姐姐，可是凌霄否？」闻得小姐，

最会做诗，奈小生孤馆无聊，不获觐面请教，望乞转达妆右，幸将珠玉见赐，以慰饥渴之望。』凌霄便抢白道：『君乃东床娇客，袒腹有期，何得倩着婢侍传言，有失尊重。万一为沈生并吾家小主窃见，岂无瓜李之疑。况幸遇妾身，若是一个不晓事的，张扬出来，不惟郎君行止有乖，连累小姐面上，也不好意思。』为此，正欲告禀。小姐，你道红郎好笑也不好笑。』素云听说，俯首不语。既而低声说道：『你今后没有要紧，不可再到

园中。从来文人轻薄，你若遇见，只宜回避，不可与他调戏，亦不要将他抢白。我方才睡起，唤你不应，做下画鹊一诗，忽被爹爹撞见，把来袖了出去。你可走到外厢，看是如何，便来回复我。』凌霄连声应诺，遂急急的悄然步至书房门首。

那一日，适值曹士彬不在馆内，只见方公向着袖中摸出花笺，递与红、沈二生道：『我因二位老侄诗才甚妙，今以画鹊为题，做下拙作二首，幸勿见笑。祈依韵和之。』又对方兰、方蕙道：『你两个也做一首，倘有不明之处，可向沈大兄请教。』二生看毕，连声称赞道：『细观两什，字字珠玑，一空凡响。自是天上神仙，非复人间粉黛。侄辈袜线菲长，岂敢班门弄斧。』方公道：『二位老侄，不必太谦。幸即次和，以成一时之兴。』言讫，便自踱了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方公时将此二诗，俱称自己所作，要着二生和韵？只因方公素慕红生之才，又闻沈西苓亦名誉藉甚，故借此一题，要他两下和来，以观高下。又因素云，当时亲口许了红生，不料老安人几番埋怨，意犹未决。为此进退两难，正欲红生显出手段。倘若和得高妙，果有出人意见，一来与自己增光，二来学着古人，雀屏中选之兆，三来使老安人晓得，红生学问富足，日后必然显达，不致反悔姻盟。所以瞒了女儿，竟自拿出外厢索和。

当下红、沈二生领了方公之命，与方兰、方蕙，各自就席。须臾，红、沈二生先完，随后方兰、方蕙次第成咏。要知和得高下如何？且听下回解说。

第三回

慧娇娥衡文称藻鉴

诗曰：

一曲阳春竞唱酬，高才难息谤悠悠。

早知世道多奸险，扞舌何如得自由。

当下红玉仙、沈西苓将韵诗依韵和就，随后方兰、方蕙亦各完篇，共录在一方桐叶笺上，以待方公评阅。等了一会，只见方公欣然踱进房来，红、沈二生便将诗稿双手递过。方公接来看道：

画史深夸挥洒微，翠屏喜鸟似依依。

双睛更遇仙人点，奋翅天涯自远飞。

第二：

三匝空怜月色微，南林今幸一枝依。

故园欲去愁无主，故傍山梅不忍飞。

第三：

笔尖巧夺化工微，双鹤浑然永自依。

何事儿童痴蠢甚，几番驱逐不曾飞。

第四：

灵画年深墨迹微，一双灵鹤向花依。

旧巢今被谁人占，独自迟回不肯飞。

方公看罢，连连赞赏道：「细观笺首二章，必系二位老侄所咏。工力悉敌，寓意各深，真是锦心绣口，使我不胜欣快。只愧儿侄辈，东涂西抹，较之绣虎才情，万不及一，真豚犬耳。二生再三谦谢道：『下里巴吟，谬承见赏，殊非侄辈所以请政之意。』方公又将方兰、方蕙的诗，细细的评驳了一番，遂将诗笺袖着，回进内房，把与素云看道：『我以儿诗，并我所作，以示红、沈二生，并汝兄汝弟，着各次韵成章。汝且试为评阅，四人高下若何？』素云一连哦了数遍，便说道：『首章，规模宏大，有高飞远举之志。次作清新秀雅，不愧大方，然一似有思归之忧者。至第三首，虽非前比，犹有可观。若末篇，潦草不工，卑卑乎不足观也。据着孩儿管见如此，未知爹爹严命以为确否？』方公道：『我儿评品，语语切当。依我看来，第一作想是沈西苓，第二篇口气，想是玉仙侄，第三想是蕙郎，若第四定

是兰郎这蠢才了。遂命素云，用上批语。及至一一相询，果如所言。二生看了，亦各叹服。独有方兰批坏，深憾姊氏较评之刻。又见众人暗地笑他，闷闷不悦。话休繁絮。

当日正在看诗，忽见书童报进：『红相公来到。』玉仙随方公，急忙迎进。见毕，坐定，备问家中消耗。红芳叹息道：『不要说起，自你出来，不上半月，即遭那伙贼寇，到村焚劫，把屋宇家私，都化作灰烬了。你难道还不相闻么。更有一件奇怪，周围俱各烧尽，独有牡丹亭还留在那边。闻说时常鬼现，贼兵倒也不敢擅进。』说罢，父子俱各感伤不已。方公与曹士彬从旁劝慰乃止。当晚少不得置酒款待，不消细叙。到了次日午后，红芳作别，自往长兴外家去了。

且说玉仙，自闻此信，终日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却得方公几番劝慰道：『吾侄家业虽废，犹幸骨肉无恙，何必过为无益之忧。目下闻得宗师将到，且自安心读书，以图克捷。』玉仙听说，只得强自排遣。一夕，与沈西苓趁着月色澄清，坐于竹荫石畔，闲话移时。玉仙微微叹息道：『小弟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年将弱冠，功名既未到手，怎奈家下又遭焚劫。遑遑如丧家之狗，为之奈何。』西苓道：『仁兄学业已成，又在具庆之下。今虽偃蹇，后当显达。若在小弟，幼年失怙，书剑飘零，虽获幸拾青衿，而负郭无田，齐眉无妇。窃恐将来，不知更作何

状也。』玉仙道：『我两人虽则异姓，实胜同枝。他日乘车戴笠，永以为好，无相忘此日之情。』正说话时，忽闻后楼，呜呜的笛声吹响。玉仙慨然道：『弟欲即事为题，共联一律，以舒郁勃，不知兄意若何？』沈生道：『我亦正有此兴。兄如首倡，敢不效颦。』玉仙遂即吟道：

幸同知己滞孤踪，（玉仙）

曲径无人云自封。（西苓）

梅影横斜侵石砌，（玉仙）

笛声断续到帘栊。（西苓）

柳眠不定因风扰，（玉仙）

花睡含颦带月浓。（西苓）

坐久却怜清露下，（玉仙）

梦魂空忆楚云峰。（玉仙）

玉仙吟罢，兴犹未已。复作《蝶恋花》词以寄感。词曰：

夜静谁怜箫馆独？笛弄琼楼，空忆人如玉。孤鹤梦寒声

转促，梅花落尽青山绿。破入清商成断续，袅袅余音，赠

我愁千斛。曲罢不知银漏速，多情想倚阑干曲。

吟毕，抚掌大笑，即时进房，将词录出。写罢，重复吟哦了数遍，然后解衣就寝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又值文会之期，曹士彬吃过早膳，同着红、沈二方，自去课文不题。

且说素云，自从凌霄传着玉仙的说话，又见生诗才隽逸，不觉春心顿动，往往托着凌霄，覩生动静。其日倚着雕栏，正在凝眸独立，忽见凌霄手持一张笺纸，笑吟吟的走至。素云问其所以，凌霄道：『今日红家郎君与曹先生俱以会文出外，书房不锁，被我闯进去闲耍一回。只见砚匣底下压着这张花纸，甚是可爱。又见有几行墨迹在上，小姐平素是极好写字的，故拿来比一比，看谁的好。』素云接来一看，却是一首《蝶恋花》词，句既清新，字又端楷，赏玩数四，方知红生是为夜来闻他吹笛而作。便将来折为方胜，藏在镜箱之内。当晚玉仙、西苓与方兰、方蕙回来，各将文字清出，呈与曹士彬批阅。曹士彬先将沈西苓二艺看了一遍，密密圈点道：『荆玉无瑕，秋兰挺秀。至其蹊径独辟，有白云在山，芙蓉浥露之故。』次将红玉仙的卷子看道：『析理入玄，譬如悟僧说偈，语语真机，并无一点障碍。矧又高华秀茂，不作秦汉以下文字，试必冠军，允堪独步。』随后把方蕙的二艺，略略批点道：『开讲宏阔，居然大家笔力。中二比，曲折匠心，题旨毕出。独后半篇，稍嫌卑弱耳。』再将方兰的卷子看了一遍，用笔一勾道：『说理则牵引支离，对股则叠床架屋。终为顽石，何以琢磨。』不料那一日，方兰偶然不在馆内，沈西苓看见批坏，接过来与红玉仙从头看罢，忍笑不住。既而方兰进来，问道：『吾等文卷，先生曾已阅

过否？』西苓戏道：『弟辈拙稿，俱被勘驳。惟吾兄的，先生最为奖赏。』方兰道：『那有此话，仁兄莫非取笑。』玉仙便取出来，展开一看。只见，自破承题以至结尾，涂抹之处，不计其数。方兰看见如此批坏，登时脸色涨红，夺去藏匿。沈生又谑道：『兄的文字，掷地当作金声，惜乎先生一时错误，沉没佳章，殊可扼腕。』玉仙亦笑道：『吾弟佳作，清奇典硕，在他人再没有做得出的，可惜先生不识奇物耳。』方兰自觉无颜，正在愤懑之际，又被沈、红二生当面讥笑，不觉发怒道：『小弟虽则一字不通，你两个却也忒煞轻薄。昨日偶因身子不快，所以做得平淡，难道我两篇头也完不来的么。』沈生道：『完得来完不来，总与别人无干。弟辈偶尔取笑，吾兄何太认真。』玉仙道：『也不要怪着吾弟，高才见屈，自应愤怒不平。』当下二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半真半谑，气得方兰不能开口。又要争竞几句，又值曹士彬走到，只得气愤愤的踱了出来，坐在椅上，暗暗的想了一会，愈觉恼恨道：『前日的鹊诗，既被那素云满口乱嚼，今日又遭小红当面讥讪，他夫妇如此情毒，我须寻一计较摆布他，才消此恨。』又想到：『那斯六礼未行，有何把柄，做得我家姊丈。须要寻计，拆散他这头婚事才好。』正在自言自语，适值方蕙走来看见，便问道：『吾弟为何不去读书，却怒悻悻的坐在这个所在？』方兰道：『我的文章不好，被看先生批坏，与那

沈红两个有何干涉，只管刺刺的恶言取笑，不怕人的面痛。就是西苓，不过暂时相处，也还气得他过。若那小红，与我乃是郎舅至戚，反帮着外人，把我讥诮，岂不可恨。」方蕙劝道：「只要自家争气，做得没有破绽就罢了，何消着恼。」方兰又怕叔婶得知，必要见怪，只得忍气吞声。自后与沈、红二生，面和心不和，暗暗怀恨，不消细说。

那一年，正值科考，宗师发下牌来，先着县尊考录童生。等得试后出案，玉仙高取第三，方蕙亦以第十名复试，惟方兰取在一千零七名。既而府试已过，宗师坐在江阴吊考。先录过了各县秀才，然后挂牌考试童生。玉仙府案，仍列第三，只与方蕙两个讲道。四书两篇，经与论各一篇，真做得锦绣相似，欣欣然俱觉得意出场。及至宗所发案，玉仙取在第七名，拨入府学。到了送进学那一日，鼓乐喧填，一路迎接回来。拜见方公夫妇，方公大喜道：「得婿如此，我无憾矣。更愿及早着鞭，毋负我望。」方老安人默然不语。方兰在旁，微微冷笑。只有方蕙，为着功名蹭蹬，又见红生进学之后十分得意，自此日夕忧苦，染成弱症，沈西苓亦以考在三等，没有科举，快快不乐。当下红生满怀欢喜，写了一封书信，着紫筠持到长兴，报知红老夫妇。过了数日，只见红芳即着紫筠赍书回报，红生拆开一看，其略云：

四郊多垒，三匝无枝。每切破家之忧，却获入泮之喜。所以继祖业而高大门闾者，非汝而谁。更宜努力，再图秋闹奏捷。至嘱至嘱。

红生又得了平安家信，愈觉欢喜。遂赋五言一首以自遣道：

家破何须恨，业成志岂违。

愿将寸草意，聊以报春晖。

自后，方公相待之情，愈加丰厚。生亦埋头苦读，以图远举。只是孤馆凄凉，每当风晨月夕，未免因春惹恨，睹花增感。每每想着素云，十分美貌，虽订姻盟，怎奈媒妁未通，六礼未备，尚未知久后姻亲果是如何。又想起父子各天，虽则外家至戚亦无久居之理。以此寝食俱忘，时时浩叹。

忽一日，检理诗稿，不见了曩夜闻笛的那一首《蝶恋花》词，忙向紫筠诘问道：「我这里并没有外人进来，为何不见了花笺一幅？」紫筠只是推着不知。既而红生又细细的翻检了一会，再三盘诘，紫筠忽然醒起。要知道是何人拾去？下回便见。

第四回

俏丫鬟带月闯书斋

红生不见了《蝶恋花》词那幅笺纸，再四诘问紫筠，紫筠忽然醒起道：『那一日，只有凌霄姐在此闲耍半晌，除非是他拿去。』红生道：『他又不识个字儿，拿去何用。』正在猜疑不定，恰值凌霄持着午膳走至。红生满面堆着笑容，扯住问道：『前日砚匣底下，有一张笺纸，上面写着几行字儿的，被着姐姐拿去，望乞捡还。』凌霄道：『这也好笑，我要这笺儿何用，为何向我取索。想是那一日，我家小姐在此闲玩，或者是他拿去了。』红生道：『既是小姐拿去，烦乞姐姐讨来还我。』凌霄也不回言，竟至绣房，向着素云，道其所以。素云见说，即忙取出花笺，递与凌霄道：『我要这笺儿何用，你可拿去掷还了他，切莫与外人知道。』凌霄应了一声，遂又趋出书斋，带笑说道：『小姐说要他无用，着我送还了你。』红生慌忙展开一看，却不是前日的笺纸，又别是新诗一绝。其诗道：

懒抚焦桐懒赋诗，满怀幽思倩谁知。

鸟啼花落春将去，总是香闺肠断时。

红生看毕，暗暗惊喜道：『原来小姐才情如许，深愧小生薄福，何以消受。只是室迩人遐，使我一片相思，顿添几倍，小姐小姐，你但知鸟啼花落，乃是断肠时候。亦曾想着凄凉孤馆，有欲化之魂否。遂于笺后题词一首道：

人在曲房，仙洞惆怅，佳期如梦。青鸟带书来，空把相思传送。珍重珍重。盼煞隔墙花动。

——右调《如梦令》

红生写毕，也瞒着凌霄道：『这幅笺儿不是我的，想是小姐错把拿来。不敢相留，烦乞姐姐带去，纳还妆次。』凌霄不知头脑，便即取词而去。

次日，红生正在回廊之下，徘徊独步。忽见凌霄走至，红生含笑问道：『姐姐此来，想必小姐更有话说。』凌霄道：『如今将原笺还你了。』红生接过一看，却又是一首新词。只见上面写道：

庭院深沉人悄悄，几阵狂风，断送花容老。梦破翻嫌莺语巧，云埋咫尺书窗杳。

未卜佳期何日好，秦晋空联，反觉添烦恼。昨夜月明愁更绕，笛声吹破关山晓。

——右调《蝶恋花》

红生展玩数四，不觉叹息道：『谁想小姐如此厚情，一片